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新流行

情感

海螺之声

【瑞士】佐薇·燕妮 著 裴胜利 译



Der Ruf
Zoë Jenny
des Muschelhor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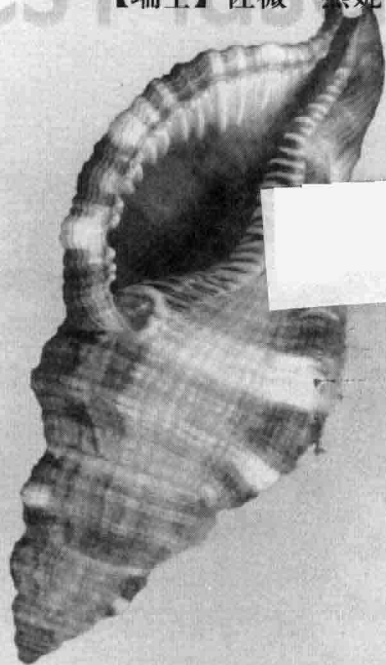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海螺之声

【瑞士】佐薇·燕妮 著 裴胜利 译

Zoë Jen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螺之声/(瑞士)燕妮(Jenny, Z.)著;裴胜利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8
(译文新流行·情感)
书名原文: Der Ruf Des Muschelhorns
ISBN 7-5327-2822-6

I. 海... II. ①燕...②裴... III. 长篇小说-瑞士-现代 IV. 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3537 号

Zoë Jenny

DER RUF DES MUSCHELHORNS

© Frankfurter Verlagsanstalt GmbH, Frankfurt am Main 2000

图字: 09-2000-335 号

海 螺 之 声

[瑞士]佐薇·燕妮 著
裴胜利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5 插页 2 字数 61,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7-5327-2822-6/I·1631

定价: 8.00 元



译者前言

“这个世界真精彩,这个世界真无奈”,用这句话来形容佐薇·燕妮笔下的女主人公的心境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现今这个世界的确很精彩,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市场越来越令人眼花缭乱,而与之俱来的问题是:人们的精神世界似乎越来越空虚;人们都是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追求事业、爱情方面的自我实现;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交流,越来越缺少责任心了:燕妮的小说告诉人们的似乎就是这么个理儿。她小说中的故事都十分简单,讲的是有关家庭生活的故事,“讲述家庭内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许可以说是‘黑色小说’,”(佐薇·燕妮语)然而在读了她的小说之后,我们似乎也会有所触动,会有一种新的认识:面对越来越丰富的物质生活,我们也必须重视精神方



Der Ruf Des Nachbarn

面的提高,人与人之间要有爱心,每一个人都要有责任心,这种爱心和责任心是对社会的,也是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的。这似乎也是小说想从反面告诉我们的理儿。

佐薇·燕妮(一译策·燕妮),近年来德语文坛最引人注目的青年女作家,1974年出生于瑞士巴塞尔,父亲是作家,同时也是一家小出版社的经营者,家里经常有作家来访,父亲同他们谈文学,谈出版,燕妮从小受到这种浓重的文化气息的熏陶,颇受影响;这种家庭氛围对她以后能在文学道路上顺利成长也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她长大成人,从巴塞尔外交学院毕业后,便立刻步入文坛,开始在瑞士、德国和奥地利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1997年她出版的《花粉屋》成了瑞士最畅销的长篇小说,她本人也因此书而获得当年德国最有影响的图书奖:“法兰克福图书奖”,之后该小说又获得多项大奖,并被译成二十一种文字,作者声誉鹊起,成了德语文学界最耀眼的新星。

1999年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率先将《花粉屋》中的第一二章介绍给中国读者,使这部小说有了第二十二种文字,也使我国广大文学爱好者得以一睹当代瑞士文学的风采和佐薇·燕妮的文采。2000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全译本,使它在我国文学界和文化领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并引起中央电视台的关注,该台《读书时间》栏目主持人刘为趁作者来中国签名售书之机还特地采访了她,并制作了《燕妮与〈花粉屋〉》的专题节



目在《读书时间》中播出,这又给《花粉屋》以及燕妮在中国走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花粉屋》讲的是一个单亲家庭的故事,故事十分简单,也较为平淡,但简单中透出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细腻,平淡中反映了女主人公那种对生活感到冷漠凄楚的心境;同时作者以委婉的笔调触及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展示了不同两代人对生活的态度和困惑:瑶——一个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中的女孩,她出生后不久母亲便跟别的男人跑了,父亲是一个小作家,父女俩相依为命,生活清贫,吃尽了苦。瑶长到十八岁时就去找她的母亲,想同她谈谈过去的事,因为她对一切都感到好奇:母亲为什么不同他们在一起,为什么对她——她惟一的亲生女儿也不管不问。期间她同母亲一起去旅行,但她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无话可说,她的问题根本就得不到答案。在母亲眼里,她就像是她的一个小妹妹,而不是她的女儿:她对这一切感到不可思议。最后瑶不得不承认:母亲是一个“陌生人”。

简单地谈一下《花粉屋》的情况,是想说:《海螺之声》同它有异曲同工之处,前者讲的是一个缺少母爱的女孩的故事,而后者说的则是一个既缺少母爱又缺少父爱的女孩的故事,尽管也是平平的淡淡的,但平淡中所“不经意”地道出的委婉凄楚、令人辛酸的事情,更使人觉得心灵受到了震颤。在《海螺之声》中,作者还通过女主人公伊莉莎曲折、可怕的成长经历,表现了在一个强调个人的



Der Ruf Des Wanderschuhes

现实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以及人们内心的恐惧和空虚;作者还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隐喻、象征等写作手法,描述了当年轻人们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海螺之声》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早上,母亲带着伊莉莎离开了城市。她把伊莉莎送到乡下祖母那里后便永远消失了。伊莉莎和祖母住在村子边缘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她们不同别人来往,因此被村民们视为怪人,但有大自然做伴,祖孙俩相依为命,伊莉莎倒也觉得生活温馨幸福,直到有一天祖母突然去世。伊莉莎被送进了孤儿院。祖母死后,伊莉莎便变得寡言少语,即使开口说话,也是结结巴巴的,让人无法听懂,最后她干脆不言不语了。每个月的第一天,是孤儿院接待领养人的日子,孩子们总在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希望自己能被人领走收养,只有伊莉莎对此无动于衷,因为她不相信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会被人看中。但奇迹还是发生了,有一天伊莉莎被罗森贝格夫妇领走了。罗森贝格先生是专门治疗和研究“语言障碍症”的专家,他收养伊莉莎一是为自己在这方面能有所建树打下基础,为著书立说获取第一手资料,二是想借用一个孩子来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夫妻关系。他耐心地使用各种方法帮助伊莉莎开口说话,他发现她完全具备说话的能力,她不说话是因为她不想说。爱的力量使伊莉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她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能使她得到温暖和爱情的家。但冷酷的现实是这个家已经破裂:



罗森贝格太太早就厌倦了自己的丈夫，身为服装设计师的她一心想建立自己的服装业帝国；罗森贝格先生则完全是出于私利才收养她的，在妻子外出期间，他把伊莉莎当做发泄自己性欲的对象，而从小就缺少父爱的伊莉莎却把这种畸形的爱当成了真正的爱。罗森贝格夫妇惟一的儿子格奥尔格患有严重的“恋母情”症，他被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恋情所困惑，然而父母除了满足他的物质愿望外，对他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关怀。伊莉莎和格奥尔格这两个失望的年轻人决定离家出走。他们结识了刚刚失去男友的苏爱，并同她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可是，罗森贝格夫人动用了警察查找到了儿子的下落，并把他送到了精神病疗养院。格奥尔格拒绝任何人看望他，他决定把自己永远关在这个“牢房”里。得不到格奥尔格的爱、感到孤独的伊莉莎又开始沉默，当她在家里无法忍受四周的寂静时，便拿起祖母留下的那只海螺，打开窗户，她的气息穿过白色的贝壳，海螺之声通过窗户传向四面八方；有时候，人们会循声朝传来这声音的方向张望，他们觉得这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海螺之声》在语言表达上看似冷漠，其实却充满激情。

作者自己多次强调：“破碎的家庭关系是我现在的主题，”但她在揭示一些家庭问题和矛盾的同时，又在告诫人们：父母之间的矛盾或离异不能以牺牲子女利益或有损子女身心健康为前提，孩子成长中的烦恼以及遇到的



Der Ruf Des Wanderschiffes

问题不应由他们单独解决,不应让他们有被遗弃的感觉。据称,她的《花粉屋》和《海螺之声》均带有自传色彩,可见她身上也有破碎的家庭所留下的伤痕,她的成长道路也是十分坎坷的,因此她的小说能十分贴切和真实地反映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父母离异给子女带来的伤害和创伤问题,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和抚养问题,家庭成员间以及每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和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尖锐。所以她的小说也很能引起青年人的关注和共鸣。以上这些问题在瑞士或西方国家是十分普遍的,在如今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我们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思考。

作者在接受中央台《读书时间》栏目主持人的采访时曾谈到:“小说《花粉屋》出版后在瑞士当年就发行了十五万册,这本书已经成了青年人的必读书,这太不可思议了。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功在于,这本书是写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而现在通过这本书却建立了如此多的沟通。在学校,孩子们谈论这本书,在家里,父母和孩子也谈论这本书,甚至争论起来,这是一件好事,这体现了文学的力量。我刚完成了我的第二部小说,也是有关家庭生活的,讲述家庭内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部小说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海螺之声》。但愿这部小说会再一次引起我国读者的共鸣和思索。

译 者



伊莉莎坐进了汽车。她透过汽车后面的玻璃窗，眼睁睁地望着那幢房子变得越来越小。此时，她还不知道她们这是去哪里。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这套住宅里的东西一件件从它们的位置上消失。母亲拉开满满当当的抽屉，打开衣柜门，把这些家具里的东西装进纸盒。房间里的东西一天天在减少，房间开始显得空落落。与此同时，伊莉莎觉得她说话的声音在房间里也渐渐变得响亮了。

平时同伊莉莎在一块儿玩的几个邻居家的孩子刚好从一幢楼房的门洞里跑出来，走到人行道上。伊莉莎敲了敲汽车的玻璃窗，然后朝他们变小了的背影挥了挥手。

这一带她们已经很熟悉。她们从一条小路上驶过，拐入一条宽阔的大街，将自己置身于一幢幢高楼投下的阴影里，汇入早晨交通繁忙而不时受堵的车流中。伊莉



Der Ruf Des Musikgeföhns

莎发现商店的橱窗里映照着她们这辆黄色小汽车的影子,她们身后紧紧跟着一长溜的车子,它们一辆辆仿佛只是一根长长的锁链中的一个个环子,不时地被解开,又立即驶入岔道,远离而去;那些卡车就像一只只突然被拉开的抽屉,朝各个方向疾驶而去。

祖母奥古斯塔住在郊外几公里远的一座以前曾用来做仓库的房子里。这座旧仓库四周为一些山脉和树林环抱着;在它附近有一座远离都市繁华和喧闹的小村庄。

伊莉莎从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了那些紧邻树林和村庄的房子,它们在弯道和小山后面时隐时现,好像有意要躲避她们的视线似的。一条交通较为繁忙的快车道上突然伸出一条通往村庄的林间小路,小路在村庄中间穿过,将村庄一分为二。在临街的两边各是一排农舍。当她们抵达村庄时,伊莉莎看见一个男子两只胳膊肘支在窗台上,正大声同街对面房子里的一个女人在说话,那女人一面同他说着什么一面在往窗前的花上浇水。汽车的马达声粗暴地将他俩从各自窗户传向对方窗户的声音撕成了碎片。他们一下子不吭声了,两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辆黄色小汽车。汽车拐过食品店门口的街角,驶上了那条坡道。

仓库位于村外稍远处的一个高地上。一条林荫小道将这整个建筑物围在中间。伊莉莎一眼便认出了正站在凉亭里抽着烟斗的祖母,她好像在等待她们的到来。伊



莉莎沿着凉亭外陡峭的梯级拾级而上。奥古斯塔张开了两只手臂,然后一把将伊莉莎搂进了她那散发着燕麦和香烟味儿的怀中。伊莉莎依偎在祖母的怀抱中,她很想就这么长时间地站在那儿,可是母亲早已走进屋子,不耐烦地从起居室里喊叫起来。

祖母领着伊莉莎走进厨房,从柜子里取出一盒饼干,然后叫她等在那里。伊莉莎站在厨房里,一边嚼着一块黄油夹心饼干,一边透过那扇小窗户朝院子门那边望去。她不由想起一件事:有一次她同祖母一起从花坛间穿过,她们一同聊那些花卉时,就像在谈论她们共同的朋友似的。祖母让她说出一些花儿的名字,而伊莉莎每次回答时不是说这个名字不合适那种花,就是说那种花不合适这种名字。她觉得大多数花的名字都是错误的,她给它们起新的名字:“月见草就是一种火柱,”或者她对祖母说:“罂粟花就是一种打开的侏儒伞。”可眼下,这些花都垂到了地上,好像是太阳将它们的脖颈子弄断了似的。

屋子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烟雾,奥古斯塔祖母就像一座冒着热气的小山,烟雾从她那海泡石烟斗里升起来,然后又围着她那宽大的裙子萦绕。祖母总是一层一层的要穿好几件围裙。她穿着的这些围裙如同一口大钟,大钟上面满是烟雾,她在仓房里来回穿梭,仿佛她自己有朝一日也要变成烟雾似的。那些烟雾最终总要升到房顶上,然后消失。祖母从不给房间通风;每当母亲走到



Der Ruf Des Mäuschehorns

乱七八糟地放着书、咖啡杯、大贝壳和烟盒的桌子边，想打开那扇小窗户时，祖母便会立刻从嘴里拿出烟斗，朝她大声嚷嚷：“住手，别开窗！”她认为，吹进窗来的风会带走她的灵魂，她的灵魂会随同风儿一去不复返。每当这时，母亲总是不解地耸耸肩膀，摇摇头，然后骂骂咧咧地坐到椅子上。如果她们俩在桌边坐下，开始谈话时，伊莉莎就跑到外面的院子里去了。在夏天，她在那儿捡刚从树上掉下来的李子。见到熟透了的李子，她就掰开那深红色的果肉，然后观察蚂蚁怎样在里面开辟道路。伊莉莎知道，手里的那些李子时间长了也会熟透或者开始变烂，可是她仍不会把它们扔掉，仍在那儿痴迷地观察那些聚集到一块儿的小生命。然而大多数时间，母亲和祖母没聊几句便吵了起来，这时母亲就会叫伊莉莎立刻到她身边去，然后一把抱起她，将她往汽车里一塞，随后便扬长而去了。伊莉莎透过车窗，看见祖母站在凉亭下面；她们互相招手示意，直到母亲将汽车驶过拐角。

伊莉莎听见身后母亲那激动的说话声，情况又要发展到这一步了。伊莉莎——一直站在厨房里朝院子里张望，这时转过身去，透过卧室那敞开的门缝，她可以看到侧面的母亲。这天早上，她没在桌边坐下过，也没打算开窗户。她将伊莉莎的箱子搁在屋子中间，这样，她就像站在一道墙后面了。她在劝说祖母什么，祖母则坐在椅子上抽着烟，不吭一声。母亲只要一开口说话，脸上就会构



成一种表情，更何况她现在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朝坐在下面的祖母吼叫，所以她的表情显得更坚毅，更强硬了。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打住话头，转过身去走了。伊莉莎望着她留在地毯上的脚印。当祖母走进厨房时，她听到外面车门碰上的声音。伊莉莎呆呆地站在厨房的窗户前，手里拿着那块刚刚咬了一口的饼干。奥古斯塔在身后抱住了伊莉莎，她两只手使劲地搂着，就像扎在她肚子上的腰带那么紧。

在仓房的底层并排放着两只床。十年来祖母一个人睡在那里，她边上那只床是她死去的丈夫的。自从丈夫死后，她每个星期都要把他那张床整理一遍，整理得跟新的一样，一直坚持到现在。现在伊莉莎睡在那上面。在刚来的那一个星期里，伊莉莎晚上常常睡不着，这样，她便倾听着附近小河的潺潺流水声，倾听着奥古斯塔那呼吸困难而又沉重的鼾声，以及她们头上房梁发出的嘎嘎声。碰到下雨天，河水会变得更响，哗哗的流水声盖过了房屋里这些轻微的嘈杂声。这时伊莉莎就浮想联翩：河水似乎破窗而入，直往屋里灌；她和祖母睡在床上，可她觉得她们仿佛乘坐在小船里随大水一起漂走了。早上醒来时，伊莉莎发现自己总是蜷缩在床上的被窝里。有时候，她把头枕在祖母的肚子上，就这样渐渐地睡着了。祖母的肚子软软的，伊莉莎的头搁在那个位置上挺舒服。她将耳朵紧贴在那里，可以听到一些奇特的声音，这是一



Der Ruf Des Wandelflurms

种咕咕声和啾啾声。伊莉莎琢磨着，祖母的肚子里肯定有一种烟火。当她闭上眼睛时，眼前仿佛会出现瀑布、燃烧的木材或者火焰。“你爆炸了，”有一次，当听到祖母肚子上的“音乐会”在发出不寻常的声音时，她这样说道；而祖母却大声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还拍伊莉莎枕在她肚子上的脑袋。

站在凉亭后面，可以一眼看到山谷下面，那儿有一条小河，小河在拐过几个弯后消失在一片树林里。朝山谷对面望去，那儿是一片坡度较大的草地，草地一直延伸到山上。从那边往西看，就可以看到耸立在一片茂密的针叶林后面的“七驹岗”了。

这“七驹岗”其实是一块巨大的山岩，它是由七块从大山上滚落的岩石组成的，它们并排着靠在一起，形状怪诞不经。伊莉莎发现，它们就跟七个没有脸的灰白光滑的脑袋一样。尤其是在黄昏夕阳西下时分来到巨岩前，它们就更让人琢磨不透了。此时，红色的霞光投射在岩石上，那儿构成一片阴影和色彩斑斓的轮廓，阳光将每块岩石切割成一个个马头的侧影。如果傍晚天空晴朗的话，那么它们就像是由远而近，正朝山谷里奔驰而来的马匹。“它们是在逃的马，”有一次奥古斯塔祖母这样说。太阳很快就落到“七驹岗”后面去了，那些斑斓的色彩随之消失，影子也一下子不见了；而那些岩石又恢复到了它



们原来那灰白光滑的僵硬状态；短时间人们还能依稀看见它们的轮廓，可是不多一会儿这些轮廓也变得无影无踪，四周一片漆黑了。

白天伊莉莎在院子里帮助祖母干活儿。奥古斯塔在仓房前种上了西红柿、菜豆和生菜。她们的手整天同泥巴打交道，这似乎已成了她们生活的一部分。伊莉莎拔草，在生菜地里找蛱蝶，然后用啤酒往它们身上浇，她怀着又惊又怕的心情观察着它们。这些蛱蝶在啤酒下面舒展开身体，片刻间便融化了，它们变没了，除了一些液体外，什么都不存在了。伊莉莎在往它们身上浇啤酒之前，她都要先弯下身去，认真地注视它们一番，看这些蛱蝶是怎样在生菜上艰难地爬行。她在杀死它们之前，总要给每个牺牲者起一个名字：“你真够傻的，杰姆，”她说，或者说：“对不起了，弗兰克，你死到临头了。”然后她直起腰来，将啤酒猛地朝蛱蝶身上浇去，瓶子里的啤酒倒空后，她就坐在一块石头上，尽情地欣赏她的“杰作”。

她最喜欢干的活儿是采集葵花子，当一天下来采集到一大碗葵花子时，她就像赠送礼物似的郑重其事地将它们递给祖母。“这葵花为什么叫‘向日葵’？”有一次她这样问奥古斯塔。

“因为它们像太阳那样美丽金黄。”

“可是太阳不是从插入泥土中的秆子上长出来的



Der Ruf Des Muschelheums

呀，”伊莉莎说；这惹得祖母哈哈大笑起来，使她那被烟叶熏黑了的牙齿都露了出来。

“太阳是一种火，一种无法扑灭的火，”祖母解释道，“向日葵是从天上跌落到地上的最小的太阳，它经过漫长的路程，渐渐地冷却下来，现在它们只好用它们的根须从泥土当中汲取热量了。”

每星期当中总有一天，祖母比平时要早地把伊莉莎从床上叫醒。这天她们走出屋子时，伊莉莎觉得早晨的空气冷飕飕的。她沿着仓房前那条陡坡一路往下小跑而去，在穿过高高的、被露水打湿了的草丛时，她那光光的腿脚觉得痒痒的。走到山下那座横跨小河的旧木桥前时，她站在那儿等祖母；只见祖母慢腾腾地走来，她那长裙被风刮得飘动着。在小河的另一边，她们离开了小路，踩着坡度陡峭的草地往山上爬去；她们每回头望一眼，便觉得那座仓房变得小了一点儿。一路上，伊莉莎在不断地拔苜蓿，吸里面那闪烁发亮的小水珠。祖母则啃一种茎杆上的酸模^①。有时候，她们在路上会遇到一些胆小的小动物，它们是岩羚羊和孢子之类的，它们先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惊慌失措地瞪着两只眼睛，然后猛地撒开

① 酸模：多年生宿根草本，嫩茎叶供食用或作饲料，全草和根供药用。